

十三封 自杀告别信

【德】科斯汀·吉尔 著
冯雅静 译

十三封真实犀利的告别信
或陈述，或讽刺，或倾吐，或控诉
轻盈、古怪、令人着迷的
当代单身女性情感图景

你看，我并不是一个诗人，
我只是一个想去寻死的忧愁的孩子……

畅销——
全球的话题之作

被翻译成——
十四种语言

荣登——
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十三封自杀告别信

作者：【德】科斯汀·吉尔

译者：冯雅静
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20-01-01

ISBN：9787513337755

目录

CONTENTS

[一](#)
[二](#)
[三](#)
[四](#)
[五](#)
[六](#)
[七](#)
[八](#)
[九](#)
[十](#)
[十一](#)
[十二](#)
[十三](#)
[十四](#)
[十五](#)
[十六](#)
[十七](#)
[十八](#)

献给丽娜特和碧姬，以及我们宏远的规划。

一个问题的解决，就是另一个问题的产生。

——约翰·沃尔夫冈·歌德

致《图片报》

尊敬的编辑女士们、先生们：

刚刚想起来，贵报有可能会对我自杀一事进行报道，因此，我认为很有必要忽略我真正的自杀动机而重新杜撰几个：她每个月都为我们撰写关于爱的小说；但恰恰是她，再也不能够体验爱了……为什么德国有越来越多相貌出众的单身男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？

这其中竟也稍稍存在一点所谓真相的影子。另外，在夏日假期的销售淡季里，该事件还可以为贵刊充实一下内容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安心地去写你们想要的，只要不去引用我母亲的话就行。我的母亲虽然不是金发，却有着和金发女人一样简单的头脑。其实，头发的颜色并不能说明什么！褐色头发和金色头发一样，都能够享受生活。

偏偏只有我不能。

谨致以深深的祝福！

歌莉·T.

豪华套房神秘之死

……

又及：如果你们想把我的裸体照片放到头条，我建议你们用照片拼接的办法。可以把我的头——照片已随此信附上——和吉赛尔·邦臣的身体拼在一起。你们可以从一个叫作乌尔里希·M.的人那里买到她的裸照，不过那些照片都是经过处理的，而且总是拙劣地试图将人物作为画面的中心。

“请从橱柜里把那个小‘奇妙碗’递给我，露——提——丽。”母亲说。她觉得把午餐剩下的一个土豆、一片薄薄的烤肉和一勺红卷心菜扔掉太可惜了。“刚好够一个人吃。”她说。

我的名字当然不叫露提丽。

我还有三个姐姐，我的母亲一开始就没能将我们的名字弄清楚。我们的名字分别是提娜、丽卡、露露和歌莉，但母亲将我们叫作露提丽、歌露提、丽露歌，等等。这种排序在数学上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在音节上也是。我是歌莉，最小的那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尚且单身，并且被人们认为用一点点土豆、一片薄薄的烤肉和一小勺红卷心菜就可填饱肚子的人。好像作为单身，理所当然就不应该有太旺盛的食欲一样。

“这个不是‘奇妙碗’，这是‘福来克司—孪生碗’。”母亲说。我把那只碗放进橱柜，又递给她另外一只。

为了不引起别人额外关注，我每周日都到父母那儿与他们共进午餐。我盘算着，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聚餐。

“这个是‘清凉气候一点六’！”母亲怒视着我说道，“它太大了。你真是越来越笨了！”

我又拿了一只。

母亲叹道：“这个是‘克拉利萨’，不过也能凑合，给我吧。”

常常将我们的名字张冠李戴的母亲却能准确无误地记住那些复杂的“土波”系列碗盆的名称，这真是奇怪啊！由此看来，我还不如叫克拉利萨。的确如此，别说是其他人的名字，就连那些日常用品的都比我的动听。

姐姐们的名字像我的一样无趣，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本来希望我们都是男孩子：提娜应该是马丁，丽卡应该是艾力克，露露应该是路德维希，而我，则应该是盖德。在我们出生后，父母为了方便，只是将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后面都加了一个“A”，这样就成了女孩子的名字。

提娜还算是对自己的名字抱怨得最少的，她只是怪这个名字太常见了。碰巧她嫁给了一个叫弗兰克·迈艾尔的人，一个同样对自己过于平庸的名字不满意的人，因此他们的孩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名字——要我说，这些名字根本就没人会叫：西所拉、阿尔色尼乌斯和哈巴库克。

西所拉十二岁，不太喜欢说话，提娜认为这是她戴了牙套的缘故，而我将之归咎于小她四岁的一对双胞胎兄弟。这对双胞胎兄弟毫无间断地制造各种噪声和垃圾。

就像刚才吃饭时那样。

我本来还担心我某些不对劲的地方会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一直集中在那对双胞胎兄弟身上，就算我把自己的头摘下来捧在手里，也不会有人注意到的。

哈巴库克将红菜放在土豆泥下面捣来捣去，然后紧闭牙齿，试图从牙缝里将这些泥状食物吸进去。阿尔色尼乌斯则用餐具敲着盘子的边缘并有节奏地喊道：“哈巴库克，快吐，快吐，快吐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哈巴库克故作呕吐状，将食物又吐到盘子里。

“哈比，”母亲轻声责怪道，“帕特里克该怎么看我们呢？”

“他怎么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哈巴库克一边说一边从牙缝里剔出一片红菜叶。

帕特里克是我姐姐露露的男朋友。当露露第一次把他带回家时，我简直如坠云端：这个帕特里克像极了认识的一个人。

其实，恐怕还谈不上是认识。他看上去酷似我通过一个交友网站 dating-cafe.de 认识的、只约会过一次的那个人，名叫“棒槌硬当当31”。那次会面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，所以再次相见时，我着实以颇为吃惊的眼神审视了他一会儿。当露露向他介绍我，甚至当我说“认

识你真是不可思议”并和他握手时，帕特里克都丝毫没有透露出与我相识的意思。尽管我对辨别别人的脸孔很有一套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得出结论，是自己弄错了。对帕特里克而言，“棒槌硬当当31”只不过是一个误会而已。他那撮小小的、尖尖的山羊胡子看起来还挺漂亮；而且，和“棒槌硬当当31”相比，他的表现还算正常。只是在谈及他的工作时，他显得颇为神秘。

“您在哪里高就？”父亲问道。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：“IT。”

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父母家做客了，父母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他“IT”究竟是一种什么工作。我清楚地看到母亲是如何把露露叫过去的。

“亲爱的，再问一下，帕特里克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露露回答说：“IT，妈妈，他上次不就已经说过了吗？”

我的母亲现在又变得像她以往那样聪明了。但是我能百分之百地肯定，她一定会告诉她的那些朋友，我姐姐的新男友如何如何“友善”，作为“IT”人员如何如何赚大钱，以及希望这次他们能有所结果之类的。

不好判断帕特里克对我们的态度。他的脸上始终是一副中性的表情。

提娜说：“帕特里克会明白，男孩子们有时候很野。他自己也曾经是个小淘气鬼。”

“在他从事IT行业之前吧。”我说。

“他是个有教养的小坏蛋。”姐姐露露说，并轻抚着他的手臂。

“当然，”帕特里克说，“我父亲一直很注重就餐的举止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孩子没有教养？”提娜恼怒地问道，并给了她丈夫弗兰克一个眼色。

阿尔色尼乌斯说：“再给我一些苹果汁。”

“再给我一些苹果汁，好吗？”母亲补充道。

“请，请再给我一些苹果汁，好吗？”我再次补充说。

“马上给我拿苹果汁！”阿尔色尼乌斯嚷道。他想用果汁压下嘴里令人作呕的气味。

西所拉轻声说：“也请倒给我一些。”

露露说：“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！”

提娜说：“等你有了孩子，再来下结论吧。”

“我是教育学博士，”露露说，“我已经和孩子们打了六年交道。我想，关于教养方面的话题我当然有资格发表自己的见解。”

“姑娘们，”母亲把苹果汁倒给阿尔色尼乌斯和哈巴库克并将瓶子放到一边，“每个星期天都是同一种话题，人家帕特里克该怎么想？”

帕特里克脸上依然还是那种中性的表情。他咀嚼着一块烤肉，目光定格在一只和实物一样大小的瓷豹上，瓷豹被置于栽在金色和白色嵌边花盆里的棕榈树之间，棕榈树被放在一张低脚的大理石台上。那条同样以金色和白色嵌边的窗纱被两侧的胖天使像撩起。要是把这面窗纱作为一个相框，那么所有这些摆设就都在这幅照片里了。如果非要问帕特里克此刻在想什么，那一定是：这实在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品位的餐厅布置了。

要是这样，那他的看法完全正确。

房间里到处可见母亲对胖天使像以及金色和白色的热爱。还有豹子。母亲对这种凶猛的猫科动物青眼有加。她最喜欢的一个座式台灯底座的形状就与豹子有几分相似。

“它看起来不是和真的一样吗？”她问。她是对的。如果豹子的头不是跟镶了金边和白边的灯罩凑在一起，一定没人会说像真的，何况它还配上了真的兽皮和胡须。

我们一家人每周日都聚在这个猛兽笼子里共进午餐。我二姐丽卡来

